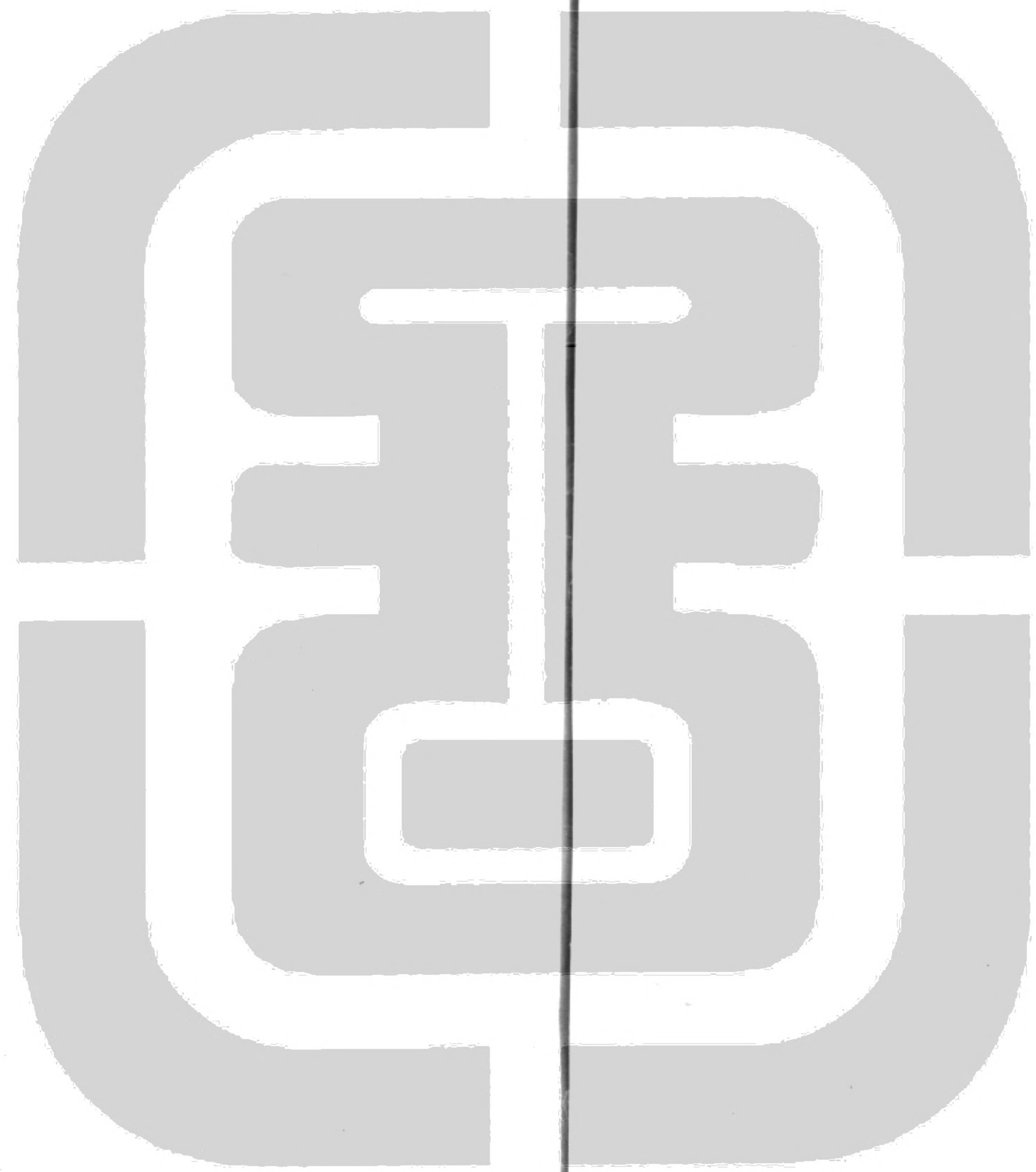




中州文表

鹿-眺

絲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一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菴集

神道碑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為大燕三日曉
近臣曰伯顏東兵阿力海涯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
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為應根本斯
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肝膽落落矣而
吾東兵可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為北庭書昔魯魯

合西地所生阿力海涯為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
詳其加卿為阿虎耳愛虎赤嫡近越各赤給日別平
章求今億萬維臣之中降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
如天語之溫崇功爆德匪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
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
即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
置榻班諸侯王阿失拉下賜之金壘曰埃至而省必
合樂鼓其曲飲是他雜以青白縹色龍鳳御服御帽
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鷓凡所以侈服
貴近田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公北庭人妣

人獨堅呼突盧化胞生剖而出公考阿散合徹弗
善也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視幼聰穎而辯長躬
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勲國家何至與細民勤本
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為舅
氏習拉帶達拉寒所異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大及
從事大將卜隣吉帶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呼魯僕
化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大帝潛藩已未
從濟江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徒挺矛春殺之攻鄂
先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帝勇之賜銀為
兩半百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亢者

凡再使求之皆為大蛇奇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竟與俱歸勸進之物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闔察耳嘗有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為中書省郎中褒曰久侍禁庭已著勞蹟至元改元加朝請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為心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白帝前衆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河南大名順德洛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世侯而易置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獸皮角筋羽悉征

一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中都路闡遺又明年

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為策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使宋得竊築為疆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為同僉凡襄鄧唐申裕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天澤來蒞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

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興事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今平章范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為尚書拜中奉大夫參知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尚書復以為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慮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岸積薪檣貴果結戰艦為陣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疆門關又明年遂請以西域

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襄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數年今鳥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偕以入覲真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為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伯顏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從之故太傅伯顏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

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為城橫鐵鉅鎖
戰艦江中巢礮曠弩逼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
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
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
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
之首皆致公割趙腦膚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
臨復守臣翟貴逆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
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千戶馬成為導由已
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
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
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有奪菜秉耒者民爭德吾
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晚撤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
兵既東分四萬人戍鄂路公留後尋進官榮祿大夫
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云工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閩
安撫高世傑將艤舳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分
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制
以守臣孟之紹為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誓曰自今
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
取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
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禩孫辭疾高節度達出降

字四 百十
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隨
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惇養詔
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歸
棄江陵市襪孫徵至京師死猶没入其妻子還公于
鄂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滉柱江中自喬口
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
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
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垣石心臺百口公
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申命諸將凡所由父頌二者
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之

長皆告前列有退衄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
謀諸將曰國家為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
百萬悉魚肉之非大帝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旨也其
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檄柳全道桂陽永衡武
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
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
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畧馬暨不下凡攻三十餘日
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驚囂易叛難
服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緩徠其阮之市
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浔藤梧貴昭融賓宜

賀化高容欽雷為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封為州三特磨農土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牋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迤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司靖江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哨人以爵規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眾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為羣與江之北黃蘄相煽以動皆削平之偽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之且畧地海外無為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偽安撫趙與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

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偽使舟安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寧萬安吉陽聞偽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畧會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疾勅尚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歸即與夫人訣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葬都城西高梁河公元配帖力帝既才公勅陳亳穎元帥郝謙女為亞妃前卒勅復以其妹為繼自陳三

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為加幘服白金為兩二千五百男六人帖力生故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忽失海涯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虎符監兩淮軍貫只各繼郝生輔國上將軍湖南道宣慰使虎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服和尚如夫人者蕭生拔突魯海涯阿昔思海涯騰生突魯彌實海涯女五人一適故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愜里斯班一適承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家奴一適中書省斷事官六斤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伯淵一適傳詔丙牙男孫三人小雲石海涯虎突

海涯合滴力海涯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濶里古思子孛羅一適監平陽太原軍子埜斜餘幼後公薨十四年今正奉輔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御筆及公平生行實請燧曰徵是為銘嗚呼兄弟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職責已塞矣嘗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慨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為奇貨思圖形丹青垂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戍淮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邪而公鼓

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利
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壇理其時將相雖瞠後塵猶
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
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海南各四凡五十
八自餘洞夷山獠荷蠶被毳大主小酋蒸錯輻裂連
數千里受繫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
雷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
由省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帶阿
拉韓平章十二與魯亦虎突帖穆兒阿力史格呂文
煥帖穆耳僕花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

強古丞四峻突完顏訥懷闕出樂落也訥左丞四闕
出海唐兀帶劉深趙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
何瑋張鼎樊楫朱國寶張榮實囊家帶烏馬耳孛羅
合答耳高達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
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
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及
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度
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軍時以為虛今
較江浙諸省槩增倍蓰獨西南賴以輕平其境館傳
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雷公安興安皆一

而嚴關與全獨二銘曰

疇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幘可恃為捍天混皇輿
其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茲降吳平於晉
陳兼於隋矧趙遺胤曜靈生東有炎朱光燭火之微
宜爾滅藏於皇大帝神武不世行所睿思效若龜筮
由夫潛藩自將六師艣舫浮江亦既越之歸正丹衣
羣策明試加兵襄陽五稔克止公曰乘勝籍民授兵
將以大臣南國用平帝曰俞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
誅彼干禁大師克鄂鼓行而東四萬其徒留後畀公
公乃按圖吾與吾守待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
自岳而荆長沙桂林皆薊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
勢龍言綏心亦孔棘又鋤武庚于海之南左右皇子
交州是戡疇知公勞大帝簡在衣裘禽隼非有遺賚
不事故常墮其奎章捷捷翩翩龍騰鳳翔又錫金壘
合樂而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若未然丞相是崇
與太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玄閭是宅壽止名垂
晰晰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濡尚其餘波
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賞克延世其北居庸
盧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
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渾
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
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
三宿墳莽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
不及今焉饒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眎遺冑於無
窮敢屬筆于燧以與憲副聯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
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驩畏答而公之曾孫蘸木曷
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
太祖時太疇盛疆畏翼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帝

何負汝而為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
帝貳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為無以自明乃折
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屑
厘約為按答蓋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帝後與
王罕陳於曷刺真彼衆我寡救兀魯一軍先發其將
木徹帶玩鞭馬鬣不應屑厘請曰戰猶鏖也匪斧不
入我先為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
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晡猶逐北勅
使止之乃旋師免冑為殿腦中流矢帝傷之曰朕戒
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為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

帝曰曩只里吉為敵將實禦屑屢其以只里吉民百戶屬屑屢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即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忙哥為郡王又俾貴臣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秦安州民萬家封郡王歸奏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為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為諸侯者民異其編兀魯爭之忙兀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鬣事邪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允事于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朝公年十六為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阿里不哥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勲闕諸孫從其出入禁闈無報誰何李璫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虎哥赤為其省臣寶合丁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允四奏人皆不當旨丞相先真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尚書別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委自卿明

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多瘴宜少
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寶合丁遣人負金六篋來迓
公曰雲南去朝廷遠邈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懼而
變乃好為語遣之既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置
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先真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為
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忙兀以時黷於常歲
帝曰其報賜之自今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札刺而事
統安童者悉統於博羅驩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
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
總十一年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

軍為兩制曰其右受伯顏阿朮節度左悉委卿指一
犯法臣曰如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
元帥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
固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掎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
可頓大兵為疑海州東海石秋違此數百里其守必
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
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
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既降而淮東諸州猶城守故
太傅伯顏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南堡戰白馬
湖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達漕河據灣頭

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芝淮東諸州
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胄弓矢鞍勒會分江南
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
遣平叛王只里幹帶於應昌賜玉鞶帶幣帛與博羅
驩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
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為軍其百
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
與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
今者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
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為貪虐斬伐平民

妾其婦女橐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輿
疾入帝視其色瘁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當
德入愬唐兀帶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勅斬以徇
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刺斯博羅斯幹羅罕薛連
干皆疆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往允
居是二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
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
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餘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
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
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止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頽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刺而弘吉烈亦其烈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淫雨下止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塔不帶斬忽倫輩後與月律魯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為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狃於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為天相忠義後逐北極於東海之壩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底於陣允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賊平勅一妃賜乃馬帶

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間公汝家是器幾何輦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兩廿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為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章者允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淮鹽為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鐵元而告廉訪使胡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勅置巡屋器械於村又周劉光店為墻四其門扃鑰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群連郊坳不思佐國無以為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驟馬十有八疋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為佃民自蔽公奏正之仍著為令河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漭為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為河南入覲奏忙兀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為

內集

湯惠寫

匹帛分賚諸軍上以為益勅迺車送達軍中賜銀為
 兩百五十幣章三階辭之日上諭之曰卿今白鬚世
 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刺真宣政院
 使大食蠻合牙和者伐宋世祖分軍為兩右則屬之
 伯顏阿木左屬之博羅驩今伯顏阿木皆有田民而
 博羅驩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耻自白耶其
 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
 下率之上一而中下各二及圈背銀倚比再至汴踰
 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官者旬月皆出之大
 德之元叛王藥木忽而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驛聞

治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
 宜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
 廣賜金鞍勒 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
 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
 帶夏旱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為釀
 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醜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
 其富蓄凌轢府縣肆為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
 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隄海之石墻其私居
 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
 足立矣以大德 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

二百九十四
舍年六十有 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 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為右丞四為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為憂視轉鬪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與之朝夕焉雖風雪駁瘃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真凜凜有魯考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橐鞬弓矢皆百世傳寶

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鶻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鶻紫瓜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轄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鸕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啓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李博羅公於庭臣居家最各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次適薛徹干平章子餘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孛蘭朐次

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宰牙幼在室銘曰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者公之曾考展一其中矢矢瀝告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由賊叩輪懋功是創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既王其子迨分茅土帝自等羞國以秦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勤勤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勲闕遺苗帝植以培而獨於公嘗譽其材聽於御小闈無止入出習翳異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祿非干承命即往奚遠奚難

東北海隅西南大詔既聞炎陬金山遐徼聞有報虞必請赴趨大獄藩無一漏誅入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今聖賚予優優良駟天閑豪隼御鞬橐鞬介冑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丘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畀之神孫神孫世祖闢乾翕坤考其皇輿南北猶判孰是浙右羸鬼歆裸大興師征燕業百城罔不葦壺竭蹙義聲傳其國王銜璧最爾淮東諸州猶壁詔公進攻盪渠兗九域攸同公焉成終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際斯會益封桂陽江嶺外內

於乃先烈克光以大嘗聞古先誓侯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公燕只吉臺氏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衛從太宗戡定中夏又薊平宋彭義斌淑擾山東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剡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納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掬旅局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

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畧兼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生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八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過人識言音喧沸一寂跳梁既平為奏兵餘之民艱窶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

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
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為完廟養賢之須歸以
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葛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
為平章後為丞相凡昔盜殺臣為領部為制國用使
為尚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為中書失徵殺
其二相大為計局鈎考豪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
省尤酷延募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
隣追繫收坐岸以充物榜掠百至或闢夫三木責率
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瘦死者已數百人虐
焰熏天諸王中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

奸賊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為醜詆
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為止曰臣非
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取因雷霆一擊
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耻帝意始
解命將衛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銜溢
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既彰白始銓其人
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
右丞參政烏馬蔑列忻都王濟等家併桑葛之姻鄂
省要東木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
其家為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彈惡坐觀致此其

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
有怨於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
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終未入
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卷為兩縫留半印公
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為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
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日拜
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省福建
賜為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
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
不蹂木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
暇晷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偽降覘
其何為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
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
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
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浸
南犇大兵隨之偷生鳴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
纔是一馘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
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
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
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

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為御史者肆為苛虐惟急徵賦以多為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為得職風紀大體微意栢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為圍田以故瀰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捷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二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菴集

神道碑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茲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耻當時明哲保身以薨帝為震悼賻楮泉為千者千五百閔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

內

集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二

一

湯

惠

寫

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既沒世而名聲日延後
十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講裕宗言之
成宗贈謚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
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
謚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
國康懿公祖錡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
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為神明之後
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
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勅
生金吾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事
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弘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
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衛之生給事中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虔
州節度使景祥生太子洗馬企華生金東上閣門使
金州團練使玠生閣門祗候武德將軍佺生武德將
軍獲嘉令錡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仲
宏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於學書則經紀其
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
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關中康

懿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
來公徒行懷書困休於樹宿止於邸亦出以誦自期
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惟
折行位與之遊召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
公茂負佐王之略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
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為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
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嘆曰
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
然宜採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
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餼糧
為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
付所出蕭曰吾嘗受丘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
吾疎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
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
之與偕北觀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
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
釋鑿卜酒工樂人會破秦陽併公所招將盡阮之大
將幕竹林間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
乃蹙數人逃入竹中潛歸其管匿嚴侯軍中纔脫死
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

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
知事此乎公為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為文數十
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斬死公留宿帳中既
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裔
脫屣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
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保吾而北無他也
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
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
郎中牙魯瓦赤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
以楮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
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還燕間遣人追及與
之遂携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脩二水輪誅
茅為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
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
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遁世而樂天若將
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五魄又汲
汲以化民成俗為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
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尚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
蔡傳春秋胡傳皆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
子楊古為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

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筭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賓漢鄉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為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脫兀脫故平章趙壁驛至彰德恐公避逃脫兀脫留壁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為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壁曰汝非棄牙魯瓦赤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壁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為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驅馳宣力盡其平生所學敷心瀝膽為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叙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為條三

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網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
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負則不專世爵
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賊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
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
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
黜陟則善良姦竄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橫
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因於需索脩學校崇經術
旌節孝以為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
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墮則民力紓不
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
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徃復之擾攘賙匱乏
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
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為母如犗生
犗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
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
以絕訟源各䟽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
文不具述上竒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
太師淇陽王之兄故丞相木土各兒故右丞不華吉
丁今司徒買奴為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
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即位詔九軍民在赤老温山南

集
湯
惠
高

者聽上總之大為張宴群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庭臣間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棗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於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閩掎角東連陳毫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魏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公戍利州劉忠惠公黑馬于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姓勅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

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鴻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
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
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
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群下公為陳宋祖
遣曹彬取南唐款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
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
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公馬
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
年夏禡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
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為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
入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
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實漢卿教
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吐蕃刊
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以為誑磔其尸於樹
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
口張不收斂公盡裂橐帛為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
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
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珥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
也俾公為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千戶世無有與及歸
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縶數升

時搵木孟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為冰梯惟旄
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資之始免
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
諸縣諭上重農之旨九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
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藍荅兒
大為勾考置局關中惟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
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
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
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
妃王以行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
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
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
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乘傳棄輜重先及見天
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
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泣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
而上勅罷關西鈞考廢行部安撫經畧宣撫都漕諸
司帝規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踞指瀕江州郡
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己未秋
及江而憲廟崩渝問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以
臯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諮謀軍

中比為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
王將為非覬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帝
即大位以王文統為平章盡出藩府舊臣立十道宣
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為強橫難制乃以公為東平至
居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陛辭公曰
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為奪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
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
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召公兒輩幼時汝授之書何
人留彼時土木各而為丞相惟專從衛宮闔諸事疑
則見謀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

有太師還制中書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
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
嗣為訟及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
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
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
平守臣負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
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九庶等版洛士楊
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盍
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
詳議王鏞亦善士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

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脩內治外敦本抑末於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

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攷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錄以聞李壇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壇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

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
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為所壓抑者伏闕群言
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帝曰在昔
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
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
數千言亦發其必為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
之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
時恚忌詎商公為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
撫使趙良弼為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為
文統流亞械繫于獄會遣阿脫行院成都而無輔行
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
遂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訶事關
中恐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
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為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
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
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
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
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天降大臣罪有入
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
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

四 百 一 十 一 州 刊
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
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畧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
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
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
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續承大統即用歷
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
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
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
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
陛下於基世示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息聖心答

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
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
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
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
此有餘適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
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民臣
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
國家之重害帝恚為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
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
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

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券徙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不可七月左丞相伯顏陛辭付勅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下鄂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口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令父帝制南國邪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伯顏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于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閩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丘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

輔伯顏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唱為亂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酤權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酤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詳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靡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筭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蹠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邪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為位祭其家

終喪時孤姪燧仕安西燉僉淮西提刑燁獨舉其柩
藁葬京城東南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燁
徙葬卜於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于輝菊山之陽公
天資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
末作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曾中憂患
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
在京晚屢輟祿雖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束視貧甘心
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干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即謀必
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公獨
遺門墻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材烏

避不聞其鎖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恩乎他善
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
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為先雖戴惠
文身為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
求廁士列者徃徃多然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全
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士士夫不
知為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
安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為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
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員之判裂也
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

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童同知宥密伯顏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於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枯今焉不效於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焯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娣完顏出娣卒娣繼皆嫁為開府中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尚孩時呼慈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俚而撫其實焉耳矣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啓莫匪臣舜察邇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載牽徵車遐蒐逸賢即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敷悃誠

書首八事脩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卅條
揅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
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邊劉上曰汝言
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兆
移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略
秦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
一出為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蹶帝端其歸
大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袞用章
公拜猶首元良未建臣何方有太師顧先改為大農
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既平諮謀新國
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正沙為法程
謚以諱名既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
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
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曾大父
衍金紫光祿大夫會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
夫人考頤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
鄭州年十五汲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孫踰河依舅
氏居天平甫及冠入官行臺于時法制寬簡凡受事

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為兩半百峻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勅有司月給白金為兩百世祖淵龍驛致諸郎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為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為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言小大庶政不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王漠北漢人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賞其周旋莽間鞍馱之鄉不懈益勤也帝問卿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勅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

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為禦皆不許至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五年再為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為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制勅而已隨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林十年襄陽下詔令即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府府隨陞路官太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淮安忠武王伯顏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朮以平章楚公阿力海涯以

字四子 卷之三 五

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帥其東留右丞及公戍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閩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却其贄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戢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廩賑飢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繻歸之物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醫更視疾瘼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裨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議加兵公曰為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徃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柰何宜身至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兵興誅矣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為亂於市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爵人號年東南大蠢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

內集 湯惠寫

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為群鄆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邇鄂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為應公多為檄曉曰汝皆平民為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指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為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蹤迹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渙壓以官軍遂盡株檄翦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為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為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顧以高為

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為旋就集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柰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佗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始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為司命時精兵盡於圍潭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

像事於學先聲至江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僞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為斬匿將為後用誅論巨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加其舊官之矣自餘蓄此無所叙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索兵仗為名使入民家罔為收匿以起獄取貨與取妾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蓋者發粟以賑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闕出勳貴曹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惺於後言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為加三月矣右丞屬觴於公謝其失言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為心斯須不忘恤下也事必資決不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為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纔從兵千營于城北為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或貳其操戰不為用懼左右竊取其首為功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

媚人有衆萬數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戢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邊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伏仗舟中偽為商農徑造芟舍生禽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散駭復其民居後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慝誅矣延求何為火之而江東宣慰使其者媚其成功遣使入讒公不俟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以一日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制責江東使曰賈郎中為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人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

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聞陳其過舉他相以為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其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慰其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既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月歸葬威州井陘牛山先塋嘗窳其平生家居事妣夫人曲極孝敬迨薨後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信氏雍睦無間言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橐駝負書以行從討叛王度漠有暇猶為世祖陳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延師私塾毓

內集

卷之三

三

湯

惠

傳

德諸子曰或至其舍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温侃侃易直無有城府機穽尤篤故舊故第適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大享其日每風雪沍寒非執豆籩聞鐘鼓振發不敢安卧其室冠服庭立至乎已享積學其躬如是施諸用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大有為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純安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譬而賞勸德綏而威撻徐革其面而浹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死嗚呼後公之薨廿有九年今聖言念盡瘁大帝功加生民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謚曰文正哀褒之典無一遺者恩重書棺公而歆茲可作於九原矣五子鐸淮東宣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鏞令曹之禹城鏐知鹽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或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遂男孫五汝玉行臺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從者三吉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真楊萬戶劉遂壽武

庫使劉復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筮仕于顧成世弱齡卑官潔慎已至世祖淵龍
謂治須賢蒐以自毗如渴繙泉公焉其時先後胥附
及踐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為郎左右中書允我庶政
丞相共圖日月入告天顏謔顧不恆於威不愉於豫
垂十五年政治隆平維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軌
襄漢其始出公軍諮為烈益偉既下江夏人暴而仇
公則緩之敷澤優優粟飢藥疾于賦于役勝國厲民
靡不與黜大盜勦勦萬為曹以言為兵訓析其豪
民視曰公予父予母胡不像之事以豆俎聞遷省洪
出涕齋咨洪聞其來人抃以嬉既繫岸獄載糗與粥
舟取溺逃于彼登木南安勦狂不缺斧斨僭偽都昌
生致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
疇非位相死而罵長伊疇若公沒世不忘謚于太常
傳以太史矧世其德衆多今予有恚歸山螭石麕穹
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父
俊材而略太祖兵金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歸官以
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

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闔真定其倅武仙
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
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唯與故侍衛親軍
都指揮李伯祐投城涉塹奔橐右副聞亂已艤舟滹
沱即馬入橐合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踰河太宗
以太尉為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右副
長千夫從追義宗歸德薄北門而陳金縱兵夜擊我
師敗績右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憲宗即
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
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

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癸
丑從征南詔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
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鵠舫求先濟教遣他將舟
師繼之三戰三捷得敵蒙衝百艘遂進圍鄂上正宸
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為郎後官奉訓大夫居
益近密上嘗不名唯第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為容
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祕外多不聞舉所可知如至元
二年安童以右丞相伐宋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
公曰丞相由勲闕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
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為乃從旁代對懷悃詳

切如置符䟽者始俗開可八年侍講徒單公履欲行
 貢舉知上於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
 生類教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
 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辨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
 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
 而為賦詩何關脩身何益為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
 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
 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
 建皇極下脩人紀之賴也事為之止君子以為善於
 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
 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
 當國薄武人而唯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師至外
 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
 問公之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爵以貴汝祿
 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然而君不戰
 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以逆知汝曹不
 足恃為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徙大都獵戶郢中奏
 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為以勸本
 富俗會患多盜勅苟犯者殺無赦在在繫繫充物狂
 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不屬

惜黷莫甚恐於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
勅革之或告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
斷監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
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
宜付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脂滿覈毆
傷公覈監布告毆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
外皆有美尺適尚方工官有需其入惜毀成端斷羨
以給非身利而為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
卿曹皆結喙非董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
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官臣曰
方歷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
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
公曰吾惟非知子其必拯濟諸阽危者蓋與國平刑
非期子死德也其返而摯自安童北伐犯法臣阿黑
馬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
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
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環從
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
始以燕王為中書令樞密使繞一至中書後冊諸皇
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

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啓白
為人臣子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敕而已
以臣所知盍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勅
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
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其聽皇太子臨
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勿忘
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勅以絕中書風曉
近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少
保王文忠公盤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
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為也今日開是省廷臣三日始
奏公為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其臣弗便也入言
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
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辯曰上
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
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想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
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
過莫可指以為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為壽求交驩擯
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伯顏公表其
可相上使嗣為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
可臣給事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為十八年陞局為

典瑞監郎為卿階以正議大夫俄受資德大夫僉書
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籞城門
直舍徼道環衛屯營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
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
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鷄鳴將入朝忽踏
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捄不及遂絕傷怛
不已猶覲其息物勿速斂五日乃匱且知公圖書外
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二月六日歸
葬其鄉高里先塋最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
地不從凡乘輿衣服鞶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
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
飢渴駿奔心無怠萌口絕勸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
恪獲譴為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為臣則然其在家
出門弟弟敦宗賢賢信友淵懿而明炳孫恭而易直
倫理之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
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倖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
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自茲君側
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
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後廿有
二年當大德辛丑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

徒封壽國公謚忠貞配顧氏從封壽國夫人男五人
士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士良同知開州士恭正議
大夫典瑞太監士信蚤卒士能未仕女三人長適中
書左丞史彬次適集賢學士張晏次適王某男孫七
人長守中內供奉次守庸利用監資用庫提點次守
恪內供奉守遜守簡守常守讓女孫六人長適左藏
庫大使史燮次適劉文鐸幼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遼
陽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
有二焉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
少師儲邸舊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以燧嘗同受
學司徒文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淵行省左丞
士選相好實再世契奚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
與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
出入起居不辱於數初匪知計其身包周臣職克脩
敬慎無尤人膚其觀曰郎典寶其自任重引君當道
不剛悻悻不柔容容揆義為中闕焉彌縫或攻聖學
異教之似公曰其言由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辭章
為利達資何關綱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病為朋黨
彌禍於未父子之間進說多艱庶政既先國本泰山

其入告內無是為大他隨事陳罔遺于外其非廷尉
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乎納言姦竅滔天庭伐其愿
雖未即誅中劇矛戟黃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
天語柔嘉晚書宥密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
前聖忠之賻以送終嗣聖功之追爵上公人臣龍光
至是焉極矧子廊廟清劭執德無石維年竹帛豈夷
賴垂休聲其以是詩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二

內集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三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菴集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蹙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
子相繼轉關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
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
收其兄兵轉關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
奮銳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

之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飭以爲萬戶俾將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以衛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繇是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憲宗征蜀詔太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留謙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璿反誅太尉請裁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及其子弟同時並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漢大都督權戍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天下兵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弘範易將始授懷遠大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築夾寨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援外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攻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絕漢爲陣我舟不

可越公戲下馬千戶嘗隸都督萬衆從上已未渡江
請為導拖舟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朮公將
二十五萬戶為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
軍濟江後繼未集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
傷相當公被三創鵬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
請以輕進橈法臯公詔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
既東從故丞相阿里海牙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
鐵垣百日礮激柵木傷肩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
民安撫留戍招摩逋殘既集既安入覲加定遠大將
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
所服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班諸將獨一品服從
攻靜江衆皆輟輜自蔽鑿城將穿公分地獨居礮礮
所集輜輜不可嚮伺有怠隙樹鈎援攀堞蟻附而登
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勲貴胄威名非他將可輩留
治靜江初城既兵得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於焚毀
公賦戲下其視吾為師隙為居第市為列肆必完無
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募民又賦鄉
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寂靜江曰示吾久此
不為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之斷手則屋取傭
鬻直已相什百旋為通都民男女為人所奴從主北

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徙來公曰至鄂必分為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亡不達且生他變既止不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覬取者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遣鄭何朱國寶劉克剛趙珪趙修己五萬戶戍賀昭梧融邕馬天麟宋景劉君進花禮完顏世英李榮張武鄒瑛閩國順脫歡十千戶戍潯賓橫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不專皆便宜假以

軍民總管事聞制皆為真當靜江受兵溪洞諸夷既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足今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為寇入則吾禦歸則吾備是吾不違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發夕至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為市諸戍必以入寇加誅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翻雲南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為書讓公曰吾與先太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

宣撫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宋既亡也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昞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鳴其爵賞爭起為應裂裳為旗荷矜為兵者動萬為群公戒諸將盜至以時降斬不得使牢根窰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敢求迹平民而深為延誅時方乏鹽發庾下令斬首來者以鹽為購謀言夏貴已復瀕江之州江路既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曉之曰君輩亦挫敵懼耶就貴能復江不能踰嶺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輒棄戍

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公曰委地徹備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自王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肆為劫而植稼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偽出降仍歲為是大為橫彖賓貴四州之樓公令四州為堡其界守以土豪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廬柵隨以民夫具擔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縣斬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未皆城守潭州路絕而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

王繼立趨廣州壁海中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
雷州公再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碭州獲其兩
都統驛送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
仲海出奇擊走後羞墮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
士皆煮草為糧公抽兵漕穀斂廉高化諸州再破走
之用兵海南詔公親戍雷式遏西突會衛王蹈海死
南海平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
賦酒酢筭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
適急其為盜省是其說蠲之故今廣西並湖南不困
後弘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鄧之舊軍拜

參知政事行廣用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中
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百仍送
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廿二年要東木
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民喪其遂生之心
矣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為鉤考毫推縷剔求
可中公者無所得乃責償軍民三萬定明年移省江
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丞還之
湖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藉怒詈同列辯詐鷙刻師
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者
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為籍渠以戶率如干為十
五萬定可官有之令州縣別方為籍集吏計局程督
日嚴將有首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
耳錢不可貴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
最今籍用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
殫矣渠曰吾徵其餘責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
一言從容十救一二民丐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
以得為而公亦薨實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
日年止五十八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
昆弟群從空橐不愛焉甥姓男女孤者鞠之時其昏

嫁力不足猶稱貸為之閨壺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
懷曠夷雖踈且賤不峻陞級不留門廡游意絲竹尚
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聚書萬卷鼎
彝圖書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永清人曾祖成珪
晦德其鄉生行部尚書諱秉直實生太尉諱天澤妣
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氏子七人燿榮餘
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未有子子都督
子即燿也薦其愛曰是他日可虞者以從戰廣西勞
授靜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湘西宣慰副使前
薨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將

燿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燿虎符鄧州舊軍
萬戶即舉公柩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
塋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
曰是臣所後父先臣格之手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
制可授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燿虎符
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
感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
逐至為隕泣嗚呼曰可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理
問官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塋又奔走京師營立
二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隱首之碑其

可辭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之
匪古專然天於皇輿將畀其全亦匪一聖能同軌轍
聖武我祖勸金河北而宋晝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
待帝之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函夏
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後事慚故橫江流
揚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銳及從移兵潭桂兩州
登陴兩先兩後戍留均之為勛而桂尤瘁基屋火餘
以完府市走檄所下廿有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
鱷鯢騰海狐獒陸起威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庾儲

復而田繇方戶廣東十纜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
吾潔是求熟涅而黜一日霄首公壓宜信天不憖遺
一疾不振難偶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
時天之為餘非人邪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矧其惟孝
不忝世德太尉既老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光
耀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纒龍虎歸偃斧立
奚憾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溱河流相永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
隴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

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
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
事惟賢中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
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
戶惟簡惟允上千戶惟弼知階西和州惟敬惟恭之
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為質永昌王
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
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
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
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為質猶

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即險移鞏治石門山猶行天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為其主後來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闊端征蜀公留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郛義武陷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破土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

無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為之與兄有異邪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換金符故事祖宗賓天取授符節悉收還之故公金符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癸丑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一軍戍利州會將軍南詔禡牙臨洮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繼利州餽公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乏民力始益昌不以饑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忠烈集諸將問計樓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於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為資公

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幾率士衆効死前驅何至為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烈法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德臣何言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治樓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成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地可以能歲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劔關關之西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斬絕深可千尺猿獠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敵盡銳禦者惟此而帝勅諸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幟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幟張倡為歌呼六軍和之

聲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為蜀導反給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為敵用且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帝為書繫筒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賚銀為兩四百五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苦竹數加以金幣為疋二十七復移軍東即嘉陵為舟行計輿礮竿鉅絙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不之者不若舟米數千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虞以廩病者時蓬州壁運山閬州壁大獲順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壁釣魚山渠

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王堅據不即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棄拉槁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蹕此時暑我師疫矣忠烈卒於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屍與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以代為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為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為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艱崎其南即合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為交地公又予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詗強鄰人必摧壞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璽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夔府獲其團練使鮮恭知府張甲及洛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幣不可貲計入覲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而加金為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衰其從者且以久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為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埶才羽翼之人無可間總帥府屬郡二十四事至殷也

身自為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
 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上馬挺槍離陳先次
 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
 人憲廟出畋遇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
 御金鞍為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
 之女惟益纔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女適鎮撫帥
 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為人信厚安昌必
 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燧思
 於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為
 固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

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曰四帥府清居南迫合
 獨受敵鋒為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九

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母德章兩城距合為

然畫則出邏設伏嘗待進戰夜則畫地分

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

況敢抽兵邀利他求為哉惟是軍當其故三帥

反得歲以技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逞志於忠

言夔黔萬施雲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策知三

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

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鑿夫人

字三百七十一
之失如此則兩公成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允此或者
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銘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國
義武肇之義武之為不忤倫彝忠讓忠烈忠惠貞肅
迺芟川涼力協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垂躬
必斧手柯歸覲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大宗義武
於弟以子宜不降俯乃推僞功潛不自張等翊吾家
聞命即行安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不年其盡瘁致
子而天闕歸以何戾彼蒼蒼者穹監下而公惟我皇上
心靡不同疇德未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
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雖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
合族恃之祭求其膺尊祖之思胥是冢旁可萬家邑
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右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于外伏奉明詔旁求勲
舊臣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脩世祖皇帝實
錄資用剛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孝四海發揚前休
皆使下臣依先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
常哥臣考危古帶出處始終為一帙上史館而臣之

字三百七十八 卷之三 四 李京 刊

先汗馬微勞其槩已此何敢上比磐石宗臣勲舊自
名惟與劉氏伯林黑馬再世父子來比之初義同一
體今焉二臣已各受謚忠順忠惠增賁墟墓臣不援
陳恐使聖澤獨漏臣家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
使常哥贈龍虎衛上將軍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與
敦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行省尅古帶贈榮祿大
夫封沔國公謚忠靖妻耶律氏從封沔國夫人制下
山南之民聞者咨嗟泣下曰公卒明年興元屬縣及
州若洋成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苟德炎張自顯李顯
輩若干人疏公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聞許廟事之

而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為賜耶嗚呼有待哉公
夾谷姓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譌為女真避遼
興廟宗真諱改為直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五月
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眾
即守威寧十二月金主遣使唱以大官冀其或貳可
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為萬戶招討使人
有擾爾民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
不待上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
沔國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太宗詔從太
師國王戰河東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破宋

內集 卷之三 湯 惠 寫

大散關夾嘉陵漢水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金東抵均諸城皆拔壬辰大破金兵釣之三峯山不能國矣詔徙六州民留田威寧時天下荒饑獨山北為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紺卜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攝治者以其名聞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按都驩代領明年凡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隳而弗完田野蕪而輟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白以負嬰黃偷斃生活竄栖太白窮谷之間吾歸則壯者出為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財之得有也其至恐後為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穀收什稅四三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廩諸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新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錫虎符是月制諭令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為安撫使一月之間二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之如所奏

築城塹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煙傳警日夜千里不
絕市肆村舍民廬數萬區悉起於盪焚之餘墾田數
千頃灌以龍江之水收皆畝鍾教庾盈衍矣官舍居
第皆高棖巨棟重簷牡瓦宏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
之上亦志不苟然也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
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薛仕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
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閏皆割裂自霸昔為吾寇者也
至是皆入所據於郡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閩張
文貴白巴李繼之自廣王安斌自開達亦挺身歸公
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虜無親宜有以虞未

可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徂詐或如爾言誠
徂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於不可化
宋害其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殲之辛亥四川
制置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
王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堦零夜燭城為之赤潛
遣裨將燒絕棧道遏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鈞
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為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還
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
晝或荷甲傳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禿薛來援
無從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死今導由他

山刊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去公襲戰悉止
還所俘亡故事祖宗賓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
還之太宗嘗賜虎符已歸之官及是憲宗授以軍民
萬戶再賜虎符詔叙平金戰勞蓋睿宗所聞太宗者
今賊玠至汝共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
勞苦至矣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
敢有違其節度者罪死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黑馬
立成都七日而樓堞隍塹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紐憐
南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世祖以大弟總
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關已十七而稅入恒病於逋

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率頑驕負而不輸
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民之官田不稅
者無庸禮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興元軍民俱受買住
與汝節度今買住征蜀比其還也汝專節度之中統
三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以今左丞堅
賢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七日終於
興元其第正寢春秋七十肇於南鄭味溪之白雲嶺
為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窆之壬舍男十人女十人
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威寧之詔裂熟
羊革而書之揆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

如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
其言為詔行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鬪太
山之左右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
睿宗奏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於克
完漢中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勳於開國
之際其桓銘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有善於
紀述者後者猶掇其蹟刪為一代之典况祖宗垂法
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宗及今皇帝
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又漢氏功臣子孫冒
守先烈者惟一人侯獨長沙王支庶一門數侯然或

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時今公諸子或拜亞相於中
或列藩方於外或總戎旅於邊冠紳之蟬嫣符武之
焜煌則縣官覆護之輝流慶遺胤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特童子植植既失定襄荷其受斯與老戎行
右頡左頡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挫退
金社墟矣庸蜀是劉掉鞅之遙九圍斗周再鎮雄藩
益暫梁父金穀穰穰斧質在手旌陽翕陰舒慘自口
為艱為勤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其當大府如城
雲屋邃邃朱塵綺䟽歌鍾清吹睇眄晚顏願使趨風
良庖致餼胎豹蹠熊酒醅介驪登薜雪滯紈衣四序

為聲絳繚昧者安之耽不知還公時白日未薄西山
解兵其子時稅于野毳廬羶車勝地即舍維嶓之麓
與沔之水往往禽魚識其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
徜徉十年歸安茲丘評者異之於古未有紛華寂寞
杳鑿不受公而兼之始慎終全由哲其身匪隲自天
人之蓋棺旋踵朽息公有哀褒于沔開國生平之名
燁其益昭矧子維翹丞弼兩朝無久維石莫信者史
一刊不磨用告無止

真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

公既卒於戍所衡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世
其真定等路新軍萬戶獺拉叱者將歸葬其鄉先塋
由是軍受勸廣省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職兵之
臣無聽喪塋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有在君臣先
其叙則然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為孝者吾今何恤
俟舟二喪畢塋小從而奪虎節大置於理一惟命竟
窆而還凡聞者莫不稱咨其能拔流俗善于子職無
少老一喙焉又曰公之遺烈今雖在人口耳不鏡之
石久或遺忘來者或不聞託以計事至鄂持興國校
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燧思昔貳荆憲由糾郡常德
公時戍是暇則相過年已六十五脩幹魁顏白鬚蝟

張虎目虎吻大掌鉅踵望之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生蹈危奮先大小之戰數十嗚呼俾聞風颺鼓鼙聞闐矢石餘軀老而不懲者從可知哉則於公為知死今懷遠以佳公子侍傍又為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吊者乃三復是狀嘗善松年之能史惟末憾曰濟江將臣功者皆相而獨後公方人固然於及天之厚公者則若未也蓋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之變自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死其子孫廢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者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世其符節雖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黃河如

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尚諸其有相而兼將萬夫者詔俾自擇為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故其時有寧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耀一時未若既將可傳子孫繹繹無究乎幸公未相相而亦蹈是轍矧他人之家世纔一人而懷遠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把鑄由從公戰鄂之通城獲于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千戶仲兄史間亦懷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戶獨一門三人金符虎節千里連州相煥以華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遐哉松年憾者恐復為公九原所幸也公諱興祖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

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觀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
太尉史忠武公為萬夫日隸其戲下太宗賜金符千
戶老以公世從大將誓韓征淮南能以少兵擊破其
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賚銀為兩百聞功于廷賜人馬
介胄裝具宋開山南東道制閩于襄陽反寇洛西殘
盧氏永寧殺縛其守長憲宗詔以漢地兵專受命世
祖潛藩始置經畧司于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武為
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為屯田總管萬戶宿
重兵于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鄧甃其城
塞西南二門不闢吾袍甲車道厲縣新野西港盡鈔
于敵府摘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卒追之及之栲栳潭
令騎負一斧敵奮及斧謀折馬足推步下騎為陣以
待分騎為左右翼合擊敵錯愕無所於應盡殲之完
得所鈔戰次馬嬰橫屍而顛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
折已戰流血滿鞞裹創輿歸府迎賚銀為兩百錦二
端曰未足旌勞資市藥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
河口中統建元從史經略樞援東川假以總管戍東
安虎嘯一年還鄧戍光化州漕安陽灘禽唐都統會
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開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
陽從城鹿門江西諸壁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

殺溺過所當攻樊城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
 斷襄陽援樊拔移攻襄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
 六年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
 年詔故太傅伯顏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
 并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左丞相阿里海涯以右丞
 將大軍南伐淳漢而下郢治漢東築新郢漢西鎖戰
 艦兩城下夾以礮弩橫鐵絙江中大軍擊拔郢北黃
 灣壁公實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傅藥拖舟入藤湖
 達漢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皆負創先登
 矢又中額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陽之沙武口陽

羅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鄂既下太傅將大
 師東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公帥成漢陽公曰吾
 戰是求而顧責守誰不能守則無所施吾所為矣右
 丞則曰漢鄂乘輿所至視為衝地非材武足以先衆
 者不可使撫安之不得已往戍聞荆閩遣安撫高世
 傑將兵規復鄂從右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
 詔移軍江陵從攻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柵皆然前登
 戰城上又戰城中蹀血濡跌殲其軍江陵精銳於是
 焉盡安撫高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禔孫不出詔以世
 傑戰而後降非其始志斬江陵市撰孫死京師猶沒

入妻子為官奴婢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
軍潭州公為鄂分省計事潭留使督攻西北凡三月
破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易
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處城下三月士咸仗兵立
寐不如礮之使敵不能隊立得廣途期盡十日肉薄
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日公果前登樹旗牌
墻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拊賀謂諸將曰非用張某
言而屬猶坐城下安撫李希殺妻子火廨舍倉庫而
死潰軍集城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擊飛石出城傷
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其軍功聞進官安

遠大將軍略地衡永全桂陽諸州撫其來歸而誅其
弗率又從平章移軍靜江四十日拔之宋餘孽益王
爵八號年海中曰余復海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群
盜在在蠡起平章謂公衡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
汝昔略定盜今復蔓汝其芟之殲文才諭七寨斬祁
陽令羅飛主常寧薄昔必達磔周隆張虎新化降其
黨蕭隆劉監軍凡馘受僞命二千九百七人縛從賊
百五十人安集劫脅二萬三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
謀應僞先事亦縛斬功聞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
歸州位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

夷為梗初詔征羅氏鬼國會其既降未至而還後征亦奚卜薛降之以其王阿利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公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其友曰生虎之髭剔齒疾可已風拔之虎怒爪韉裂賴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則加殺虎於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技突尋詔萬戶各解使職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戶將真定新軍省檄戍衡茶陵耒陽常寧兼督平末寶慶武岡盜賊其跳梁者二百四十五而伍其汙民責使屯田故來者不失業公尚氣重諾剛不可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衆

直之醉或腰刀行酒平章避入後閣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已者視意所欲與之不少愛焉其時諸將或集皆下之無有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年七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于其鄉宋邨九男長忠顯次成瑞州萬戶次鵬翼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次具定萬戶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女適常其五男孫長武略將軍世千戶者金符餘幼六女孫亦幼銘曰

詩歌虎臣闕如虺虎不聞拔鬚視等塵塵以之膽脅

乘旄遐荒宜一西南百年未疆荆州之域連城數十
 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郡傳檄
 反虜起伏介冑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摧完戰必前列
 荆域底寧移兵夷洞來其降王槃瓠遺種矢石癡躬
 元戎奏功大帝一聞一官以庸迨其入覲嘉名天訓
 乃省在笥華其衣裳又勅尚方叢矢象房魚服韞弓
 雕鞍金勒歸馬蹶蹶亦爛其飾雖古方伯得專征伐
 錫命之多將不是越憲憲其勞授報既多蓋棺龍光
 遺胤尚荷二長萬夫一千夫長今代一門三將誰兩
 知是萬夫一戍燉煌一殘閣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陞
 亦遐以勤無羞前人亦曰克世兩間之堅莫石惟午
 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潁州萬戶邱公神道碑

公邱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考
 府君諱琮金符總押真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洛磁
 濱棣七州之兵戍睢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
 年去城毫鹿邑避河流齧移戍潁州城久掃葉翦荆
 以芟隍塹樓堞官舍民廬皆所經始宋黠將夏貴夜
 悉銳攻東南壁公將射士當之大呼疾戰矢下雨注
 又虞士氣久用將奪戒司更促其漏丙夜伐五鼓敵

以為旦出奇騎擊不利客兵騰藉崩潰積骸如京創
此大治始不輕犯戍是十四年世祖即位如故事盡
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
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鞍勒用兵襄陽將是
七州兵半以行太保并國武宣公時以都元帥鈔鴉
山拔平塞砮功最幕府賚白金為兩五十金衣一從
城長圍襄陽六年當十年癸酉乃下明年從太傅伯
顏公時以中書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初宋遣殿
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為城郢備鎖戰艦
工中列礮于岸遏我舟師下令盪舟黃灣達藤湖入

漢越郢去從拔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從
戰青山磯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
為兩三百明年留故左丞相阿里海涯時右丞分省
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軍
管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股裹創復戰城
拔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碎傷首岑岑垂絕
已日乃蘇既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宜中挾益
衛兩王浮海據閩爵人號年規為興復倖利之徒在
在起應而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桀屠殺長吏劫民
為兵動萬為群阻山為砮以抗官軍衛永路絕公從

鄧平生致三渠橈皮以獻進懷遠大將軍萬戶虎符
俾將其軍監郴州位總管上至則平郡賊蕭良弼剽
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布檄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屋
火餘外各復產其鄉期年將倍萬家孔廟尚茅屋擢
進士左元龍為校官佐其工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
州界韶鄒邊韶寇不窺宜章而興寧之民效惡鄒盜
聞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誅未啓行公衝焉擊金帛
即說曰今盜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遽入民懼俘殺
必出逋逃無所適歸勢與盜合是驅使為逆也請歸
身任致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

使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
自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
三大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所
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糴種絕至
郴亦然公捕得為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部將威
令不伸皆市杖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再以日本之
師責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材幣為貫七十五萬取材
有制戢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
賦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
民人勝五斗而止已二千人為擔夫負裝糧者半是

行未中道委負而逃可前知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貲責諸縣即桂如數糴入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衆歡呼稱願他日比貸錢加子來歸公悉還其贏又請罷洵坑銀鑄石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政也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戶擲民耄倪號呼遮留如去親戚未至改潁州萬戶戍無為軍至是七路之兵全集戲下而軍容益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譬以禍福皆不煩兵而從宣徽怙惡乃夷萬人於南陵旌德涇縣又鋤萬人於績溪績溪尤助勦壁何秧塘山山周

十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者因留戍徽兼拜都萬戶之一軍徽民方安之尋還無為省議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遏而閑之綏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廿有八年其歲辛卯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直沈毅讀書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財不怙施予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潁故人部曲捐金委帛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後卒十三年子武德將軍潁州萬戶戍杭元謙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為書燧曰先公之匱橐藏潁濱今將舉歸先塋數宜

有碑不得君銘恐勲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
銘叙此嘗聞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
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
天澤為真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後
強諸侯頗以力夷惡相下屬皆求各將其軍而千夫
之長亦覲得焉由是萬戶布列天下其權雖分然父
死子繼兄終弟及相傳虎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
未始變不若治民治賦之臣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
下而高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國家責以捍侮四方
勸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譬則

為山嗣睢總押其覆篲也于時是官未必視長千夫
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夥矣授以總管得以千夫
之長同祿轉而西南勦敵是膺堅城是臨莫不賈勇
奮其前受顧以是身干鹵三軍入百死而一幸生遂
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仞者其為文
夫亦壯烈矣然非憑夫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
地技安施哉此太史公贊蕭曹輩為依日月末光陰
符所謂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郝氏嚴於持家
前卒廿有一年繼配兩王氏姊姊也前卒十年姊顧
為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既世虎節好學

而文雖居時平營柵部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又識世務省訟難惑多資平之次元泰元恒四女適郟長官子璧閻令子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賈榮祖三男孫長襟幼未名二女孫銘曰

嗟若邨公初由羈童嗣秉父節睢及鹿邑凡戌十年強敵尚逖城賴而南地交壤隣黥將未嘗時已能軍寡謀輕襲大北其群會帝考貢曰是南紀于何菁茅曠入包匭乃畀丞相百萬烝徒江漢滔滔鼓柁以浮分徇坤隅置公前驅登陴長沙桂林入郭大憊小悖剪無稽逋從戰萬里清楚以吳歸撫其軀矢石遺餘嘗曰臣子居則有異移孝為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焉恭寸膚之傷盡心療恫及身而將三軍獎率鼓鼓以前顛首奚恤維公懋功其賚何如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傳旌繁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直克忠孝疇大斯以語燾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踵武之踐四十已聞慎保垂憲爰發頴匱歸從先丘烈勲于碑貽久是謀

中州名賢文表十三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四

內集

姚文公
神道碑

牧菴集

姑蘇劉昌欽謨

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諫服持一書過
燧龍興客舍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知廣
東道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也中具歲上
戰功自生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千夫戍膠州以及至
元三十年年五十六六月四日卒廣州在官三十二

內集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四

一

湯

惠

寫

年膠州內地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襄陽十三年宋
 亡與宋臣戰未嘗日釋介胄宋亡至十六年與兩王
 戰未嘗月釋介胄南海平矣與反虜劇賊戰未嘗歲
 釋介胄合是三者之戰凡廿七年中十八年三入廣
 嗚呼勞矣而官已足命也今將以某歲月日還葬吾
 鄉霸之大城孟村先塋得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將
 不恨其無聞於地上且懷德地下也敢以是哀鳴公
 乃序之曰王氏其籍大城者不可世求曾若祖皆失
 其諱祖令大城考英故參政張公榮實所將水軍百
 夫長世祖錄其從濟江功賜銀符升長千夫李壇反

死濟南二子守信守祿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
 銀符長千夫成膠州從築夾寨襄陽戰疾力功換金
 符登最樊之外郭省旌楮緡百戰江中斷橫江鐵絙
 苗捷獲船三十艘拔樊生致都統徐麟省又旌楮緡
 百從今太傅南伐戰最郢之柳林署省鎮撫攻新城
 沙洋獲船二艘戰夏貴鄂之陽羅獲船二艘首功三
 百賜白金二百兩再以都鎮撫從都元帥府定江西
 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于時宋亡其將相更立
 益衛兩王故廣東不下從破韶州又敗方安撫廣之
 石門授明威將軍從擊文天祥于贛之興國之空坑

內集
 二
 揚
 惠
 寫

止其妻子散降其衆略盡禽前鋒趙時賞帥府改行
省從右丞至廣張經略集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
之獲其艦百八十斬首不可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
王死入覲授宣武將軍虎符還戍廣取葛岸洞崖石
砦殲李梓發兵南安別降林桂芳昆弟新會蹙南海
軍三千人生致其帥潘舍人歐將軍僞署置官自王
清遠遣馬帥陸帥徐相襲廣州皆擊破之斬是三人
及其軍千平十數壁歐走如新會合黎德德已集網
舡數十艘衆號二十萬其別將吳林以八百艘圍馮
討先是公嘗抽工於軍伐材於山不資公帑為戰艦

三百五十烏船五十載是戰艦德林衆大潰沉死海
洋生致黎德歐王與僞都督丞相兵馬鈐轄廿四人
皆磔之推其僞符重召入賜衣服弓矢鞍勒加懷遠
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事三敗東莞盜張強三千
餘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主廣盜少戢其使人
覲恐公受代以歸預乞尚書宜留再授懷遠大將軍
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降循盜古尾郎長樂自宋亡
十四年招不能至者版賴勝立興寧廢縣以宅流民
又斬汀盜轉入梅循者鍾明亮官并吳禽三首而壞
其群最斬盜為起廿九二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

四百个
中少
三
吳
惠
州皆山險不可馬至梯崖絕谷逐索水則乘烏舡游擊之不盡不已其為什為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削棄凡是諸盜名若可易而顧難成功至今有未靖者老將論者曰丈夫死登陴陷陣猶足為名澤及吾妻子今橫尸草竊手與經溝瀆不異亦足羞哉此觀望不屑蔓盜所以也反究公心忠勞何如廣之屬州若士與民及聞今代爭狀於宣慰廉訪兩司功其盜弭民安願留公使以殿南荒行省擬聞代踰一時而卒惜也夫人石氏子三人弼也知彰其親者非文不表

亦既克子矣餘未名男女孫皆一人幼銘曰

北海生濱卒燠南濱萬里歸棺低昂絳旌維之南溟至險不測其北巖嶠群盜攸宅嶺嶠何如峻削窟空詳盜利之自王自公凡在勝國敢曰難令與今吾元跳踉豪勁公有砧斧嘗領汝膏十八年中無有幸逃或曰公哉始勞襄漢終覆武庚椒洋無畔不是之書逐盜諄諄大棄錄微奚示後人曰訖炎趙遺爾兩孽噓爾死灰乍然已熄公與樹功帥從相從貪人所同公羞有躬維祝融墟實漢南越大兵艱施小兵弗讐勸無賊良公功之私廣人戶知今思永悲白潛昭幽

三百八十八
中州表卷一四
吳 惠 刊
烝太史職載銘不忘有穹斯石

戍守鄆州千戶楊公神道碑

楊公諱彥珍世汴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真皆不仕金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質而義沈而信修幹有力馳馬引強犇走服屬之至有二萬衆將之來歸授萬戶徙河內定興思立戎勞不樂民治宋將彭義斌侵山東東方諸侯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北復徐邳兩州勞降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州及安豐軍戰漢上光化棗陽先登又破信陽軍戰襄陽走生總管牛

首山斬張太尉鹿門從今中書平章奧魯公之父破荆南沙市初鄧旣降以歲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留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劉公來襲戰塔橋古邨黔陂屢北之其後西山逋民由雕礪故宅岡將趨襄陽率步騎遮止之假種牛曰吾在此汝可去父母邦而南邪與故中書平章游公築楚鐵狗兩堰以灌屯田歲收粟為石亡慮若干萬活饑羸為口亦亡慮若干萬歲甲寅以平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創老厭苦兵子珪能荷及矣請憲宗朝求嗣已授副千戶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

二十有九日葬州西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潭塢
 夫人同縣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
 年歲己丑年九十不恙珪及其三季秀成玉與男孫
 十有六人與祖世榮欽祖光祖述祖崇祖儀祖遵祖
 恊祖繼祖孚祖襲祖康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有
 八人男曾孫五人儼仔侃僮僕女曾孫八人最三世
 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女夫甥孫猶不列也
 朝夕若歲時問安為壽其前堂宇隘不能容班之庭
 下人之望之蔚為盛門非天章公潛德昌熾胤裔而
 何況珪克對前修有光乃爾耶始由副千戶江漢督

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與均掎角臨鄧督
 府度房有恃而虛別遣將以萬人襲之反為均兵遏
 絕令將所突騎為援戰分道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
 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略援蜀之開達兩州戰李
 義聖耳諸山又戰同波砦萬石埧晉城寺獲生口五
 百城毋德章以拒合州又城大軍平以闕廣安軍歸
 從故中書左丞相阿木公圍襄陽戰小堰堡南漳鴉
 及八瓣凌三山禽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砦馬軍趙總
 管野鵝池劉總管胖山問探司王總管貉子川又禽
 無名將樊城戰六年襄陽廼下勞授敦武校尉從中

內集

卷之四

六

湯

惠

官

書右丞相伯顏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阮沙洋
 邊都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陽羅
 步獲船五十五艘遂濟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相
 阿里公分兵而西戰荊口降高安撫下岳攻荆南沙
 市先登阮之徇地峽州下之鄉民多趨險奔施擇峽
 屬縣宜都富民言能動眾聽者駱升署為邑令追還
 五千戶從圍潭州戰西門鐵堤三先登進武略將軍
 千戶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州拔靜江進宣武將軍
 總管虎符下柳西邠州徇地海外未至召還進明威
 軍副萬戶再遷廣威將軍真為萬戶戍襄陽最其

受任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拔破門丁名城三十而

不與禽都統一入總管三人斬副將一人降安

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生擒首領十五人

齊從及城拔而當殲言之

計小大之戰七十餘身

汰股負踵先登壓礪而顛

三品有可至數所得

公平以國立家之艱

自襄志託筆于嗚呼

蘇武告陵之言而千載

得

內

州文

得

致身道不悖並行者曾參

足以示今平居則又以

而殘形墮元至不旋

吾全歸歸則天下無

子惟無行不善將自

援抱以其所也況戰

死而名日讀史氏書

一塞旗者石小者數

心慳人者生今之世

外物再世一轍庶其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世讀人物志

論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譬健獸逸群振迅

天於恒人此與彼吝或畀其全萬邦表貞英故明智

雄則勇能人才文武異用胥附武過亂略文太平具

亦既太平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須彼文維臣

何有是戚執簡之評其可輕出於鏢維公鄉豪始宗

無基於前造大今躬金歷祝斷有衆二萬來歸太宗

獨河是亂棄民而我轉鬪淮漢戍鄧空郭招逋立開

鄧人病飢我往耕之鄧人聞戒我往戰夷丐老而休

內集 揚惠 寫

弟子

命非

苟於是而曰

何賴以守邦

誠不孝而執

不必死與雖

登陴陷陳折

大叙廿

觀公父子踴躍金革視身

之一快也

年宜延黻而止七十玄宅長卧生子如公亦毅能兵
 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所創凡十五嬰虎符以庸
 鉄鉞專征曰是徵效先人之教五鼎三牲不享榮報
 發其幽光堊令存章庶幾子心少慰畫傷切雲之碑
 蛟拏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斁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有虞臣栢翳佐舜調馴鳥獸賜羸姓其後費昌去夏
 歸商為湯御孟戲中衍為大戊御至周造父為穆王
 御服盜驪驂留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
 趙御日馳十里破徐賜趙城為趙氏其子孫散居
 所記憶其先家代

望傳次幾何至公者不可稽

所記憶其先家代

之繁時金亡去其鄉九再徙

與之衡水人又為

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棄汴擇蔡也公以善射足
 力材兼衆難倡義兵數千為帥聞天兵圍蔡急城中
 糧絕乃率部曲發平輿富室藏粟負擔疾戰百死突
 圍上魏召見行闕嘉其忠勞勅銀符提控復潰圍還
 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
 陽開制閩改信効左軍統制制閩後屢降將多恐聚
 此叵測漫為受犒欲致盡阮之太尉江海策曰且人
 窮而求內不義又吾閩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

內

中州文獻卷之四

乙

湯

惠寧

人今此誅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徒足啓猜長亂
漢北之州獨鄧近去吾閫程再日耳北與敵鄰乘彼
虛棄未成蓋道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
復地之利一與而得兩者也閫然之別遣路鈴呼延
實將若十千人為監來成至則與實不相善益憤前
五乃如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

閫不足為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

兵略地漢上

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劍前衆如吾下守正

我戲下數千人若

閫欲一切以計

情露而事日矣矣今不獨

監之一旦誣以他辜盡無吾唯類覆掌不難為也誠
不忍與若泯泯膾脯寇手心歸皇元後應者斬統領
徐海獨辨不可立斷其首以徇一軍皆呼扑受命馳
造實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伏脫甲吾不犯若一
人盡歸之襄陽如輒肆動皆誅死實駭汗失常日貽
瞠舌橋然不能下頃不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
於是皆受命復與將佐為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
事將求生之非固苦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衆曰生
完之耳離苦何為公曰若既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
而臣妾其子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怨衆又曰不越

公命也乃開門納吾元兵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為具
車馬遣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制閩昔者
圖已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太宗為太子南征還過
教以是城甚近襄陽虞力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
唐三州民徙雒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
治福昌許公權宜行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乏藥疾翦
棘墾萊府寺田廬於粲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徙雒
陽其年公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
民別降銀符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奏
雒西歲又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為石四萬五千陝

州鹽為斤若干萬以廩餓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
年後歲登乃止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
可而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今上以
太弟之重命故丞相史忠武公經略河南始屯田滄
上張平宋本盡還為徙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
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宿重兵徙民各歸其州
惟是三州還者無所於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
皆倚公為援南州數十里淪為盜區戰外耕內四年
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辰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
實丁巳春二月十有四日年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

四日肇瑩州東南之曲專里以葬自喪及窆祭哭聲
振城野數萬人昔受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
魁貌碩躬望之威如孝親友弟及有地方數百里秉
鉞垂符常布衣韋帶鹿麕冠弊鞍江漢大都督為言衣
冠貴賤章也何乃為是過儉下自同庶服邪不恤也
與將佐言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
處則汝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修邊幅改度平
日也必齒坐序飲其跡簡目節直坦與人不疑如此
考嬪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即將州兵者大考仔
曾大考康三世連不仕饒貲樂施夫人霍以賢聞

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侃今鎮衢州男孫三人
伯元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劉仲溫
李幼繫公之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託援之臣入無
素勛可藉於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勞而加數千
健武之上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為十百千萬不能
齊同以一人當一人為衆人以一人絕出千萬人之
上是曰俊傑方天定命昭昭而昧者疑所適歸彼千
若萬人奔走為依求以自全其受是依者內揆無可
出險反正之才豈以一身貿貿先衆徒死則依人者
猶不難於為人依而受者也金既隕祚而後將十餘

旅之衆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
 已乃北戍鄧州為置監將防虞而戎備之其伺釁竊
 發不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改玉安能轉禍
 為福俟食此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潔實儉勤
 積累悠長能散宿居此後之功既碩既豐而始大興
 此勢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侃也即基堂之龍盾虎
 符列名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諸孫繼繼脩
 偉則是澤也夫豈一再傳而可遽艾之邪後葬三十
 有二年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侃自衢遣叔利五千里
 持衢學官鄭怡所撰行狀走鄧請述墓碑燧哀其志

在揚厲先烈又嘗家雒西與我先人居相邇而游相
 好也故不終辭銘曰

棟之南東有堂其封下為平輿趙公幽宮返是之年
 周甲子一束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衰祚偶方興時
 如闔孺子貢獲是支金鼎沉淪提是窮旅曰犇與國
 涉漢南驚來戍是州始脫危乃棄衆星日月載瞻
 甫少康蘇燠螽荐沴徙北就豐于洛之汭維凶亦然
 移粟大名以及還南保甲戰耕與是州民耄稚十萬
 形影相附千里往返厚深之仁崇阜增川宜是州民
 戴為二天朱邑桐鄉古弗是過卜置冢傍萬家且夥

內集
 卷之四
 湯
 惠
 寫

有子將軍方燁烈光虎節斯皇孰曰公亡匪銘伊白
匪石安邈我筆載茲後來者贖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公以至元廿八年年五十九九月六日卒官朝請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于襄陽燧遊吳會還過行臺廣陵得訃於故御史中丞魏初所遂出涕相弔後三年始拜其墓指桓楹誓曰公平生交友間文惟我怡者它日當銘是為報子休復亦已叙所履歷見求因記前卒六年嘗叙馮氏三世遺文有曰以中議年五十九卒官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故中順方

年六十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致事至通議亦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六十致事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抵掌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耶吾它日有避而不為耳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校所卒官廉副班序正與轉運節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卒致皆不逾六十嗚呼造物之迹人果可以意智闕耶中議中順通議為高曾祖諱仲尹子翼壁考中書右部郎中諱渭世稱馮孝子公之先諱由通議築松庵崧山曰崧後更崧字壽卿童子聰警於書博觀彊識賞於中書忠肅公許妻以季之子闕憤由貧試吏

內集 卷之四 湯 惠 寫

征商屹屹自飭不盪華墮中統建元時年未壯入掾
中書職奏事曹第識沉明得失先事日從丞相造滕
清光右部為郎自丞相辯章而下皆友諮之父子並
政法制未苛不嫌也人榮耀焉或讒禁中省曹多徒
額庸在列庭加汰擢公以風度脩凝敷對有次留後
一故相長左右幕喜氣排人諸曹讐縮公不下之故
事諸曹出皆總管判官獨抑公真定轉運經歷換衛
輝總管經歷官承事郎令真定之無極事治考最換
令洛之曲周狀其薄貪儒黜之圍襄陽急發民益兵
河之北公惟視丁地入中甲者戶抽一人籍之請託

不行苞苴不入形執富室施計無所凡竄名它役者
皆出僚吏無所姦利其間江南旣一陞奉議大夫僉
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事換僉嶺北湖南道提刑
按察司事二境皆錯壤夷蠻人所憚行公冒阻凌歎
瘴鄉蠱俗上下山谷至不可馬或輜以杖殆數千里
刺舉周治簡削冗長官吏數百臺臣勞之移近畿甸
換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官市民物不輒與
直責悉還之罪去官吏三百積沒賕賂且三千定霜
摧電擊蠹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其伏逃訟于朝顧
列公實田湖陽三十頃禁殺日殺紆塗乘傳多燒驛

薪不法十餘事詔御史問之無絲髮得抵其誣臯陞朝請大夫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代棄歸尋仍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行臺臣終曰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釋也擇其去家近在十舍外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命下數日卒僑葬檀溪之東筮仕至是三十餘年恬忽時榮退易進難數命皆家受之臨繁處劇暇豫而集遭佳林泉野服珮寶璐鳴琴賦詩忘反移日觀所號雪崖亦可得其嗜尚已俸入盡於及故家之瓜瓞與娛賓購鼎彝書畫故遺產不盈十金所標裸其閥甚高跬步恒以羞親為心迨氣息奄奄猶大書松庵墓馮孝子墓雪崖墓賜休復曰各伐石表之阡亦自喜其善全歸也遺文千篇晚而筆力逾進辭多雄剛深古卑於文者不能句求凡再配前夫人楊氏即忠肅公妻者今夫人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之兩致其道不知者不以為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為德如何女溫香幼三男孫鶴齡龜齡彪齡二女孫皆下殤銘曰

公生自孺見靈竒也葱蘢鏘然妙為辭也人一善偏已兼之也其蘊淵淵介介持也其履平平循循施也

三百七十六
入司奏牋出縣為也同不俗牽異不離也責言言宣
責事治也憲府所躔吏不欺也風行嶺壘江之湄也
幾耳順年不云者也厚夜長眠寤何時也聞之幅幘
多舊悲也曰良弓傳子為箕也揉木不弦世業卑也
獨公青氈守不移也世德陶甄不外師也子于父田
播其菑也父材楠椳子構基也有華蟬媯冠雙綬也
與乃祖肩官醜夷也皆不持銓衮職禪也豈天為懸
座右卮也不盈其泉斯不歆也信彼微權馮氏私也
濤沱之川浩瀾瀾也苗胄必賢餘波滋也毋折楚筭
以筮疑也麗牲有穿徵銘詩也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嘗
為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戶府提
控渙及濤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資公讀書壯
而遊先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其故習而氣質大
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闈有閑及出門庭
卑以下人語恐惴之遇風無所厚薄者于塗必謙謹
戀嫪令盡所言不峻謝別用太保劉文貞公薦由從
事太府監擢監知事轉貳左藏庫使出再提舉憲察
局金符在順天路官承直郎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諱

皆最陞議大夫知弘州兼諸軍與會始有土民以
 行所學郡早遍禱其境百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
 曰山川之神其所司者惟在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
 今旱暵如是不能膏澤之神固已不得其職使州刻
 有罪幸漏譴于明天子必將殃之宜止其身言民何
 辜橫罹斯毒則爾神又佚罰矣敢恐恐退候終不得
 命當自効去其夜有光如星焉泉明日大雨為屋祠
 龍泉上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為災又為文禱曰
 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溫煥凄凜之氣發達遂成萬
 物者也時自為惠反之而已災况暴厲無節穴涌谷

起飄翔塵沙恒握禾稼以病民哉禾民恃以生上以
 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粢盛報事乎明神今使之貧
 窘無所於食日其顛苦之顏耳乎愁嘆之聲神亦安
 所利之必州刺之是矜其收是憑怒自爾風災衰息
 民賴至今尤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八人榜掠百至
 求迹無所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劫家訟公故縱無幾
 時而盜果得西京械成獄令待命他郡過治囚號市
 曰此州之人神明公以為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邪
 公將召問同列謂宜發卒衛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
 也公曰人求直其枉烏可陽為充耳不聞卒問之蓋

太原民輸稅西京慮倉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既如約矣奴與偽為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偽為我急其得不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鍛成之謂我利賤而買之偽為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抵奴與偽為者法賊州市牛公懲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直聽命旬浹奔走煩勞廢其稽事令持價即鄉民自為市吏無所姦利駟僧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為監察御史刑部主事侍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致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命

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獄已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為之乃昭田民當二人法又有訟為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公以允今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為信以其踈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辭同其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偽敗在此為召郡兒年十三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毀券民之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徙故都詔近臣偕公即治公以王今尚主王設舉事主安不知知安不上變聞而噎嘿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驚

求竟公獨輕平生果馳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
多得罪獨還公憲尋入都事御史臺劄白群疑商訂
時才自其口出人所畏縮皆身任為無少顧讓然不
專已博咨之人嘗曰君子小人喜以朋從觀受薦何
人得過半矣又致察其間有失而不中哉今日必吾
所識則識有盡不足於列職中外況未必盡賢人曰
可者審可不必囿以資格故評臺臣者皆曰自公都
事察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衆出為江北淮西道
提刑按察副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直
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贓論後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

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杭州以至
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
五千里輿柩歸鄉明年八月始葬先域夫人任也三
男希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
適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既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裕
宗於東官今出知隰州後葬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
善泯其不聞乃身入山敦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秘書
少監楊桓狀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為人桓為
行實文何尚焉念今之世子弟為父兄求託金石為
傳者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兄能反復致意其季者纔

獨一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為愛敬報歟銘曰
維公生資粹其民彝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辭
道德盛儀日耳以闕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有錢
多稼離離尊闡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者閨闈泉絲
秩秩其宜出焉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仁柔膚肌
何有創罷其穰其祈山川百祗如指以順雨渥風衰
誠之格思罪入髡形有少在疑猶已渴飢不身之私
竭蹙解纍必出是期發摘吏欺大法小笞戢威顏眉
衣繡斧持遠浙江涯皆所往釐在在歌思曰到遠而
如何數奇中塗其萎識不識悲中郎諸碑泰無媿為

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夫他時

故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
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為粗叙陳姚同為
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
管來莅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
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孫以官為家死不返墓
顧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
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勲哉會荐離
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

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亦撰誌銘摹以蠟帛副
吾家乘願為銘樹石以表墓浩燧受讀之其先頴川
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違亂干蜀家眉之青神其可
系者瓊生延祿延祿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
亮即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
士參軍揮司士生金儒林郎灝儒林生國子監丞克
基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規措生皇東平
勸農使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
農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允十二世聞者慨息以
為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

之多哉燧曰是足為多乎哉若推其世德而上之之
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叙
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
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
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
是為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一敬康敬康生橋牛橋
牛生瞽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墟故
姚姓舜三妃堯二女娥皇無二女英生商均一妃癸
比生二女宵明燭光禹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
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元天子示不敢臣傳夏

內集 湯 惠 寫

歷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虞 恐箕伯直柄虞遂伯戲
 五世耳至虞闕父為周陶正 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
 元女太姬生滿賜媯姓而封 詔陳以備三恪是為胡
 公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公 卒弟相公臯羊立相公
 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孝 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
 圍戎立慎公卒子夷公說立 夷公卒弟平公燮立平
 公卒弟又公圉立文公卒長 子桓公鮑立桓公卒弟
 五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 太子免而立佗生子完
 周太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 遇觀之否是為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右 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

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 異國必姜姓姜太岳之後
 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 陳衰此其昌乎佗取蔡女
 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 林杵曰共令蔡人誘殺佗
 而立躍是為厲公厲公卒弟 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
 公杵臼立殺其太子禦寇完 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
 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 完卜之占曰是為鳳凰
 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 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
 正鄉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卒妻完以陳字為田氏聲
 之近也或曰食采田完謚 敬仲生田穉孟夷孟夷生
 潛孟莊孟莊生文子湏無 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

武子開與釐子乞釐子生成子恒及楚滅陳而恒得政於齊生襄子盤襄子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於海上食一城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子求為諸侯天子命之是為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燕齊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敗之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器湣王出亡及莒楚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為襄王田單大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為齊襄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遷之共自商

均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二年矣此吾姚與陳始同為虞中同為媯卒同為田之未分者後建三子桓稱王氏軫稱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自是田或多失傳次王莽日以桓裔追封完為敬王以田豐為世睦侯奉敬王後莽死豐子恢辟亂過江居吳興改姓媯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以世求軫生秦東陽令史嬰嬰生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恒恒生願願生四子清察齊尚齊生源源三子寔崩遂寔字仲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洽謚休光謚字秀方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

子佐和佐二子準徽準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瞻建興中渡江居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松世達世達長城令徙居長城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讚三子談先霸先休先談先梁東官直閣將軍義興昭烈公霸先代梁猶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曇倩繼立謚文子伯宗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謚宣傳子叔寶亡陳九五陳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弘徽某某會稽郡司馬司

馬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補闕翰林學士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長祕書少監京少監以從子鹽官令褒繼鹽官生高安丞灌高安二子伯宣伯黨伯宣著作郎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徽温州司戶參軍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累弟列者止書其傳然自廣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為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廿有六世其上則或絕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覲哉嗚呼

亦有甚可感者古人為誌納之壤下必載其世次官
勲實用備或世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為何代大賢君
子揜之不忍及其匱焉初不預為裔孫克念其祖求
微而謀也今元凱悼陳氏入蜀中微太常公始震而
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既發視玄石而得其真大
封樹之碑表墳道刻石人獸如其始窆於三易代八
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
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授之非足止慰元
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
乎孝子不匱求錫爾類者邪因為楚人之辭歲時上
冢使歌以祀其言曰

冢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崧高阻西驚兮函嶺趾北却兮坡陀壩洛
水兮波滔滔堂封兮偃斧古為藏兮幾何所既夷兮
已焉有不夷兮疇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護兮神
訶待裔孫兮為告賴玄石兮不磨維裔孫兮思慎其
守不忍嘿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其成庶階茲兮來
胤可究余亦虞兮遺苗匪妄胄兮華遙其統緒兮可
尋具方冊兮昭昭年數千兮世踰百生民祖兮或幾
及豈伊神明之後兮不與他族而中絕于何孟氏一
言遽必五世而斬君子之澤坐令自今讀其書兮亦

學三百七十八
中州文表卷十四
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往者兮垂芳來者兮是望勿
替兮休聲與媯水兮齊悠長

故提舉太原監使司徐君神道碑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於燧吾
先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博文當其為河東山西
提刑丐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援翰昔
毅與子嘗受業太傅許文正公於胄學為同門今子
長翰林毅僉宥密為同朝吾先人於中丞無是也又
子亦識吾先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兼有之其遺善
可筆以示雲仍者非子誰賴哉乃序之曰君諱德舉

字進之曾祖澤妣郭祖閏妣郅世農平陽趙城以本
富聞石明皇考玉材武為皇帥府提控提領崞縣寄
嵐州長官後馬公行刑部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
妣夫人高以歲丙戌生公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
金詞科令岐山出也身教之書及長又資使學仕俾
歲借計吏趨龍庭甚為參尚書省議樂齊賢馬文玉
二人者知擢以為掾己未遣迎世祖於江北陽邏且
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調平陽路轉運司經歷
以妣夫人憂去官後六年又居考提舉府君憂安西
王國秦允河東河南山之南與陝西食解池鹽地皆

置使督其賦入悉輸王府以君為太原舊由其地多
鹵民盜煮食有司雖密其禁犯者終不衰止而賦日
益不登遂弛其禁聽民煮食惟戶責輸賦漕司行習
久矣至是都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君以為若然
是驅是邦人納罪罟也若仍弛其禁惟衆遣吏巡剋
不使賤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舊三之一焉民便安
之而績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
可謂達而名傍聞四方士大夫從之游公侯用其言而
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趨義負氣而尚
俠其事如李壇將為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而平

陽總管李毅不思移文太原為忻之監州阿八赤所
發故兩總管皆誅論毅子青童尚孩坐徒遼海君哀
之帥毅家僮訟之宥密以為祖宗之法父子罪不相
及且昔檄事青童何知與禍至茲甚非昭代罪人不
孥之旨宥密遂奏還之今戍西川長萬夫襄陽既下
之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戶為兵民甚駭愕至有自戕
求脫者總管烏提患之迫君詣宥密受其成法得於
三戶抽一遂懷檄歸虞吏為姦教侯取籍閉府幕道
院身自差第三戶優劣優者為兵劣資其力令出人
稱為平有泣謝者初世祖征雲南師未及境書遣三

使諭招三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
 一蠻夷怙惡或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雉無遺
 類至則彼以為誕皆磔之懸尸於樹大師既至求其
 首或謂投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送
 三家復其門徃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蠻口
 數十於州俟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
 省臣訪求其家在亡蠻口已為郡豪張某者冒有王
 氏子願受其人傭直君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上
 恩官吏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子民
 奴有嚴姓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於商胡君憤

然曰奴有男女若是眾多則知賴其為力也久忍重
 奴商胡分鬻他地哉白其府曰主既有名郡籍則奴
 亦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縱不損吾戶數實
 損吾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遂追還之代贖為民猶
 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
 數龠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田以恤女弟孀居為子擇
 師俾齒曹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恒言以飭諸子曰
 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儉勤羨以周匱急無多積以
 自災取友不可苟合勢利臧獲父故既火其券多至
 千指自今事汝父者其縱民之當不恙時伐石為榔

穴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陶無法流俗
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年七十有
八九月廿有八日葬石明里先塋以前卒廿有一年
元配同里毅母盧夫人祔置毅為治書廉使風紀中
外刑曹惟觀今為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遠及萬里為
贈祖玉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
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
陽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乎繼
妣邢夫人生毅投毅濟投宿衛成廟毅掾河東憲
司毅大都永濟倉使與毅濟皆不祿女歸江南諸道

行御史臺治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四人銘曰

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已後世不然
輕合權輿撓酒以金矢死不渝小棘見告聞已掩耳
大而去之遠若讐耻允義徐君閔其故侯世業塗地
而身亦劉童子何知亦遐以置曰是聖代開罰及嗣
教訟于庭萬里還之俾克再家虔秉將戲民有不幸
為勢壓抑無待額求我則徃直謂為非俠力善砥名
謂之為俠不蹈難行其居而家并有條理施以裕人
自奉則菲伊誰無子無不欲賢師匪其人學則滯偏
俾毅齒曾從許文正耳其嘉言目其善行故出用世

尊聞行知為民所望宥密贊毗不昌其身而昌爾後
逾信百年種德始茂子貴而碑令甲得為可恃以傳
太史文辭

附錄

姚文公謚議

柳貫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
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
精敷為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五三載籍
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
是豈徒文乎哉乃先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實

當世祖皇帝挾拓其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
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能式纂厥
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公之學則其
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
大德至六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之文
章蔚為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固已抉去浮
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之椎偉光潔凡鏤金刻石
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闡夫作者
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掩
之孰得而掩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

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
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憚焉謹按謚法博聞多
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曰文

牧菴姚文公文集序

張養浩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鳴古文財牧菴姚公一人而
已蓋常人之文多剽陳襲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
驅氣駕靈縱橫開闔紀律惟意其大略如古勅將率市
人戰彼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則鼓行六合所向風
從無敵不北雖路絕海嶽亦莫不迎銳而開猶度平
所視彼選兵而陣擇地而途纔一再敵輒衰焉且老

者相萬矣走年二十四見公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
有所述於醴酣後岸然瞑坐辭致碑隱書者或不能
供章成則雄剛古邃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於繁
公竒於腐江海駛而蛟龍擎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
其芒寒皜乎其輝燁一時名勝靡不鯁鯁焉自闕所
有伏避其路而將相鼎族輦金篚幣託銘先世勲德
者路謁門趨如水赴壑厥問之崇學者仰之山斗矣
每往來江湖間贖餞宴勞月無虛朝二千石趨翼下
風吟嘯自若巷陌觀者謂神君仙人嘗謂唐三百年
其文為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或所旣若市或酬

字四百个

中州文表卷十四

本中刊

金物門最其允論之公蓋兼有至其外榮達喜施與
 宏逸高朗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顧有前人
 所未備然則公之奇核瑰異者獨文乎哉公沒之十
 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於家凡如干篇
 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書濟南以文序請竊惟
 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蘇軾氏序公與二子
 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
 走句一敢於焉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
 目者姑畧所懇公諱燧字端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菴其自號云

姚六一 牧菴集五十卷其刻本松之士人家有
 之昌嘗聞李中舍應禎云然南北奔走竟莫能
 致今所得乃錄本多殘缺視刻本不啻十之一
 文公之文如朝紳引班氣肅色正步趨有序佩
 玉鏘鳴又如戰陣相持紀律不紊雄威遠社上
 懾萬人其辭類宋景文而理之得於許文正公
 者非景文所及也昌特嗜愛之故借為之評天
 順甲申昌在湧金亭書

內集

卷十四

下三

湯

十惠

寫

輝縣有百泉焉即詩所云泉源是也泉上有湧
 金亭蘇文忠公所題昌至輝課士畢乃過百泉
 尋蘇門山孫登游嘯處見穹碑道側趨讀之則
 姚文獻公神道碑銘公之姪文公燧譔元史文
 獻公列傳多取諸此因問從行儒官其家其子
 孫何為都無知者有一郵舍卒前言曰姚相家
 去此三日程其子孫今猶有存皆業農無他所
 子昌惟文公燧已遷洛此當是文獻公子燧之
 後公三日使卒招致之果來則鄙野質實不
 復事儒藝有文公手書碧色箋特寶愛紙墨

如新一子年十六後溥厚予為名
 業公三年學粗通又三年莫公加蓋其賦質
 然也重乃見其二子纔四五歲皆秀朗夙慧天
 之申祐姚氏此當有所成哉昌書于麗澤書院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四

七十五个

中州集卷十四

徐文秀刊

